中华古籍保护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偹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水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

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畧同洪景盧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

人表作狐爰、注即狐
亡、狐援其洩治之類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
墨不下、田單以即墨
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
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
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
山據險、擅利而處、粮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
間則侵掠、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

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
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令
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為新序以為惠王遺樂
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
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
漢平津侯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
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若璩按士龍名季宣永嘉人即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于孝宗以攻其左右者）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荅與史記畧同西山讀書乙記

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王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下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謂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並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

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若璩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国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斯与同時事定有拠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若璩按通鑑已然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荊軻其能國乎若璩按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親生也秦長安君亦尔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荊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

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
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荅田紀語李懷
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
二公之筆力足以
若璩按臣瓚以高帝為漢王年四十二則生于秦莊襄王四年甲寅計至秦亡之歲計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
若璩按文苑英華作誅董晉行狀
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史記昭王五十一年赧王辛皇甫謐曰高祖生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而拍翳之
若璩按秦本紀為四年從此國表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
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
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
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
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常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
闕歌古歌尚質必無秣馬之語蓋依託也

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
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荅田紀語李懷
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
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董晉行狀燕將録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
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史記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謐高祖生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而拍翳之
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
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
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
明帝紿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
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
箝語焫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
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常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
闕歌古歌尚質必無秣馬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若璩按秦孝公亦非春秋時史記正誤索隱正義史剡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録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

是遷說之疎、若璩按左傳正義与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若璩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孟凡六年而後復毫与今孔書異、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十六条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遠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東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攻之、自沃丁至陽甲立爭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是沃丁爭、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太戊為大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周本紀、不密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密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密自竄于

是遷說之誤、若據左傳正義与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東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攻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太戊為大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周本紀、不密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密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密自竄于

戎狄之間、常昭云不密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密之孫、若璩按竊我狄者不密適豳者公劉乃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也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疏繆、大伯虞仲辭季歷適荊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辭、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為妄說、五峯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若璩按九年大統未集出死書雖見古文尚書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条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不若兩存之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曆以為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

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若璩按竄戎狄者不窋適豳者公劉乃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也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繆、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荊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為妄說、五峯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陽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曆以為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

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若璩按觀政亦出孔書稱見同上）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

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盾矛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

若璩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為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穆公四年乙丑迺歸于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

吉太公曰枯骨朽耆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

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予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山)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

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深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奨盜乎（若璩按漢書有惠帝紀高后不紀而少帝豈無回）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滎陽令梅

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請從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賢之言在馬生淫洼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乘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摠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罔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年、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立、貞王崩元王

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年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

杜言光吳王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也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皆遷之謬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

若璩按近益譯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言君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

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年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

杜言光吳王壽夢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

皆遷之謬、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

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纂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纂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髮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髮矣詩安得猶謂之

髮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號鄶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

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若璩按詩集傳檜下誤亦同馬遷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

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將授玉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原黑空二字）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致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

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決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羑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改)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卻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蒍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繹詩正義曰、案左傳、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而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繹、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矣
滎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
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夷
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
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未年、齊桓始立、不
得為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舅、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遷之妾、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
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
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姬之夢蘭為
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
之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
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大
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
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
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
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

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束晳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若璩按索隱亦辨其誤而此援證尤精

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嬀謂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

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為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謳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謳新序云士憂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燕王噲謂齊王曰今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舜之系縣則舜之五世從祖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

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殺紂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第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下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若璩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卻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若璩按此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史公曰天子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若璩按衰內子為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

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大人傳聞之、案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

若璩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余嘗以經案此事成公八年太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于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別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諸傳聞其弦莊子鮒魚之詞賈生鵩鳥之對哉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

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若璩按衰內子為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嬰屠武於山中、居十五、

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栝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晉宮中）子於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嬰已亡、而云與同栝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孔子世家、主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

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鑒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比鄒魯若璩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矣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訊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見矣此處會為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

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可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揩矢之異測桓鑾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武王伐商即伝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

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鼈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

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難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七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總老父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嘆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業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

若璩按何屺瞻曰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于丞相等行之非張湃所獻案劾也錯之門誅也或訊其不能如釋之之守天子法則可耳

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若璩按九当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楶旁寫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若璩按此小司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
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
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
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若璩按九当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楶（旁寫）
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
以漢書贊附益之（若璩按此小司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
葬馬史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
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
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
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呂
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
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
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

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若璩按何屺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于侍諸子也明礼义之統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夾涂或讀之不詳

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涂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偏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

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偏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

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昕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昕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放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之大王亶父王氏逵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

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

（若璩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詳）

戴五十餘歲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之時安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蘇氏曰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滿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數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氏

曰太史公盖本韓詩之說頌皆天下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

若璩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伶官

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

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沈字原注在旁与上李氏度度字同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

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下之事非宋昕有其辭古與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昕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令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昕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沈字原注在旁与工李氏度字同）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

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若璩按戰国策亦是廢）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者（從）為寗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十六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攷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益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遝遝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

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筍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若璩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忮黯之正直盱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蝮螫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處鎋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

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禄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粮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置(僵)禁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

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歟徒群盜所邪而反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放之漢志安世房中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

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劉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戚其事未詳

李斯傳汪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

此書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獻鴻於

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
為蔡生漢書以為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誘大功
業以為軼克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
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
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
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
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
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
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
甚擬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蓼王紘霸言道
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
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之間汲黯之
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
而薰蕕渾敘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

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若璩按何屺瞻曰刑法志言得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為句原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約亦當句絕至得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于沛公語氣不相蒙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焦頁羽非圍入見一句屠能之漢王

若璩按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能凡刻石四左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

言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昕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昕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昕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昕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若璩按盧六以曰国策称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乱齊国殺王欲与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戮国时又独以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以頃栗心之從違蓋自戮国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役能尔也

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蓺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雍陳留吏墾田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書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顏注云見苟細之人險賈詡賦見細德之險微新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邑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檄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

此条の刪若璩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与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時三十万自当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大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此諱信用兵全副技倆也通鑑本漢道忘却史 此係本牧齋議論上者通鑑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温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平當傳云漢興唯常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常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若璩按罔漏吞舟之魚莫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与上下並牽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聶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恵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温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惟常平於亞夫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常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録云傳天

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録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讇范滂妻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即行可以回人心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鼯躍或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鼯躍東方朔所謂鼯官鄒陽所謂鼯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也若金城西北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若璩按曰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郡之美稷注可見胡三省注通鑑地理圖太僕稱曰佳且土平又一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迎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若璩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然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揆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三年攻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北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見春秋禮記。（若璩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以族之說當信然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揆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譏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衡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

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鮑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見卓茂傳王皓王嘉并弃官見十字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歸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若璩按漢蘇武傳監上有廐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廐武為之監也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若璩按後漢班固傳与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之字也官睢陽令按後漢書作門

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作圃

淮南寢謀其語
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勝鮑宣茂傳）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見卓茂傳）王皓王嘉并弃官（見王嘉傳）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莫知（若璩按漢藝文傳監上有廐字如淳曰校園中有馬廐武為之監也）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録宣帝至衰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栘後漢書作門）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居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作園）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龔為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常巨源姚元之常安石五

若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号万石廖氏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龔稱之數晉武以兵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禮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楊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韙為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常袞巨源姚元之常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衙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龔稱之數晉武以兵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禮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楊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

御者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難乎陳無已為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乎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乎皆本張竦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荅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代荅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刻奏霍光擅廢云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成公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紈為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纏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王元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

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
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
畏葢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
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密等所舉賢良方正
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
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
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
蓋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
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
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
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功成帝時出遊
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
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
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
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
折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
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
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若璩按今風俗通義缺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若璩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吳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

按隋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旧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攻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冨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俗通見風俗通義缺

古今人表許縣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壻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杶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

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録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沛人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録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群為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若璩按杜佑于楚漢字上增戰国之際尤包得全

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顔師古曰荀悅漢記云令孤茂今漢記本脫令孤茂三字

御覽上黨郡記令孤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録有法部尚書屯慶（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沛人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録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婁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群為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婁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益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馬十卷漢馬之名本於此

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悦漢記云令孤茂今孤茂三字

御覽上黨郡記令孤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糉書曰邃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稟寶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十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

若璩按何屺瞻曰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爭弱翁不因許伯封事何由得達語一不密不特身危四國家亦被其禍矣宣帝起里閈所倚唯外家舍王事史而獨因平恩當斯蔑其弑后之謀也從而議之可謂讀史不密矣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為鳩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鳩

黃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若璩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宜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若璩按元韶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為鳻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鳩

黃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若璩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宜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若璩按元韶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楊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群公常伯楊朱
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
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按樓護朱
家之罪人也若璩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季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
將軍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
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
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
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
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
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
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
不得著鉤帶入房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又曰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
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
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若璩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楊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若璩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其所等語無一字差前輩讀史清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三卷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晁公武云厖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

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津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攷史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

若璩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史五十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典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淸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攻史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脞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援為馬后紀入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未見書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若璩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熙漢尚書郎蔡令弟承字佛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熙 按嬰下字

[illegible]

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牧齋曰有見方少師于吳飯携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先生聞之咲曰某家即有之明永樂間楊州刊本初郎師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殺亂亡失矣惜哉

典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庶人開束手之路（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見文選注）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雄墓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謝承後漢書見文選註）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見通典）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到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

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券

若璩按高忠憲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事實念在天地間猶三光敵万物而常存此美之蔡朱平涵居鄉也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雅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鵰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讖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太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

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鷴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讖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太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

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實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璩按范曄已謂潛夫論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崔實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

若璩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譌

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

若璩按鄧隲梁商雖外戚皆賢史稱隲辟陽震于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哉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實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璩按范曄已謂潛夫論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崔實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宮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哉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蘓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孚之從不復見

若璩按于禁新平昌豨时豨已降源怀劾于旅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别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荅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僰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寂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將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蘓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孚之從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荅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僰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寂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將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

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平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明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弁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

若璩按云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後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

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明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宜有南董之筆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禁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後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時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

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等何辭

若璩按何屺瞻曰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貞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璩按降箋實出卻正手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

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璩按降箋實出卻正手）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

益固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

若璩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遐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下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顧一節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

益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慕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習漢末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主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塹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遭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壁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與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輒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

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巧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嘆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

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群忘漢荃蕙

若璩按劉以鍾皓之孫繇亦然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

若璩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父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獻齒巨姦之鋩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

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群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齧獻齒巨姦之鋩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

黨史通亦云古之
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宇自謂魏貞士
朱全昱謂之正可乎 若璩按正即貞宗避諱故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
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交蘇
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
鄭鄗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
鄭見何經典復奏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
王郊於鄭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
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
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不文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每臣於
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
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徃聞長寧之甄文禕
（亦見通鑑）文禕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
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為淳于
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
幸而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孫
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
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
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屯梁堰
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
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之諸葛恪東關
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
幽明錄是也曹干兩記孫檀二陽秋皆不之
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

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鼎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在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一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昕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録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因人而信之誤矣顧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録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姓司馬過矣

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昌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庶馬充多潘尼為太僕歲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秉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

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賊作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陷隱折翼化鶴之事隱於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
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
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覬之姦諛禍及天
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
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
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碈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
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
攷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
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

若璩按壬辰為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
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
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
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
始於五代也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天醉見張衡西京賦更信衣江南賦）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
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覩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顗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僭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枭
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攻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午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午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庞之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棊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棊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棊然二玄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若據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玄

王導之孫謐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記寫注

桓玄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汙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

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

濟北汜稚春謂汜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汜范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耻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若璩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若璩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如弓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

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

濟北氾稚春謂氾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氾詭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襲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紙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詩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敘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命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苻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若璩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

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盛武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耻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若璩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校柿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攷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

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

若璩按王氏似以通史与通鑑同一編年体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并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出以史記為本异者惟無表耳此也編年体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行而無所忌憚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享所賦可見矣習詩體一變觀蘭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来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擯滯寶筒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釀其跡

自劉裕始

徐羡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大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斐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宰室仕於梁而作齊史盧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

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哉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若璩按謂北史非北齊書矣長賢徵之史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揚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

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蔓榮陷巢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哉者哉以捫膝自號益本於此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

婺不恤綿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蘭艾混雜甚矣長賢徵之史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榮緋綠袍始于隋

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卒素勣之力也其子（若璩按敬業勣之孫）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若璩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嘆的小說詢然下則通鑑果當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未云）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皇）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

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卒素勣之力也撲其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垕）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若璩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莫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荊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瘠避禍至於八年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若璩按魏書此史并云絕言垂將一紀

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悳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

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常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若璩按了斋陈瓘号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顧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来矣

若璩按惜有歷仕梁有周隋之推之推見遠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帝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若璩按惜有歷仕梁肯周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原件短缺

P24 以后缺